

这是一个有些“个色”的题目。天津人把“个色”，也叫“隔色”。先说“骑着门坎儿”，这里之所以要“骑着”，是因为“手艺”这东西看似平常，其实真说起来博大精深。尤其外行人，只能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“骑着门坎儿”说。

天津人崇尚手艺。所谓手艺，本来是指某一方面的手工技能，在天津也叫“活儿”。一叫“活儿”，范围就广了，不光是手工技能，只要在生活中能从事的事儿，都包括在内了。说谁的“活儿好”，就是对这个人最高的评价。当然，这里所说的好，不仅是技艺高超，还有不可替代的意思，也就是所谓的“绝”。

追求这个“绝”，是天津人性格的一个独特之处。同样一件事，我来得了，你来不了，这就叫“绝”。

曾有一个早晨，我在街上看见一个50多岁的男人遛他的宠物。现在街上的人遛宠物很常见，大都是遛鸟儿、遛狗，但这人不是，遛的是一只龟。很多人以为龟的俗名叫“王八”，其实不是，龟是龟，王八是王八，不是一种东西。这男人在街上遛这龟，已经够奇怪了，还是一只大龟，盖子的直径足有二尺多，看着就像一口成

精的生铁锅扣在地上爬。更可乐的是，这男人还给这龟的四个小爪儿穿了小鞋，且做得很精致，还是绣花儿鞋，看着就更萌了。他也是成心，单往人多的地方走，这一下街上的人都围过来看。于是这男人就更神气了，倒不是洋洋自得，反而旁若无人，一边倒背着两手走着，还故意回头跟这龟说话：“快走，跟上！在家怎么跟你说的，别磨磨蹭蹭的！”这龟也像是真听懂了，立刻四个小爪儿紧拗，拼命跟在这男人的身后。

这一下，围在旁边看的人就更乐了。显然，能把一只龟养这么大，已经令人称奇，还能训得出来在街上遛，而且好像还听得懂人话，这就更“绝”了。从动物学的角度，龟应该属于冷血动物。后来我曾请教一位动物学家，据他说，龟虽然是冷血动物，但确实能对主人产生依赖的情感，只不过它的情感不像人类这样复杂。我想，在这个早晨，这男人走在街上一边遛他的这龟，看着周围的人们投来惊羡和佩服的目光，应该是他最享受的时候。

这种享受，也就是“天津式”的享受。

天津人亮这种玩儿的绝活跟别的地方的人还不一样。人家玩儿，是玩给自己，自得其乐；天津人不是，得出来，是玩给别人看的：这东西我有，你没有，事儿我能来，你不能来，这才叫能耐。当年天津的老茶馆儿，只要不是听戏看玩意儿的园子，玩黑白草虫的、玩鸟儿的、玩各种稀奇古怪东西的，大家凑一块儿，为的就是炫耀。这炫耀用天津话说，也叫“显摆”。在众人面前显摆自己玩儿出的东西，是一种极大的满足。如果自己的东西让人家比下去了，回来真堵心，就是不吃不喝不睡觉，也得琢磨出一个更“绝”的。

但还有一类手艺，是用来谋生的，这就另说了。

当年，这类谋生的手艺之所以也追求“绝”，是为了吃饭。你不“绝”，别人有“绝”的，相比之下你就没饭吃了。很多年前，我家门口的街上有一户人家，专做窗花儿。在中国北方，过年贴窗花儿是一种很普遍的习俗。但在天津有一种独特的窗花儿，是长方形的，很大，中间也有一些吉祥的图案，下面还剪出一排流苏的形状，天津人叫“吊钱儿”。“钱”这个字，在这里发轻声。贴的时候，要贴在门窗玻璃的上沿儿，底下悬着。据说这吊钱儿来源于古时的幡胜，唐代已有雏形，到宋时就出现了，古人也叫“挂千”“过门签”“门吊子”，应该也有招财的意思。这种吊钱儿有一个特点，由于比一般的窗花儿体型大，中间的花色图案也相对复杂，所以如果用剪刀剪，往往看着有些蠢，也显得粗糙。但这户人家的吊钱儿不仅精致，看上去也玲珑剔透。这家姓杨，家里孩子很多，只有男人出去上班，女人在街上称杨娘。可以想象，这杨娘家的经济条件就不是很好。但每到年根，一进腊月二十，来她家买吊钱儿的邻居络绎不绝。她家的价钱也公道，不论张，论户，无论你家有多少窗户多少门，用一张吊钱儿是一毛钱，十张也是一毛钱。那时每到过年，走来我们那条街上，甚至旁边的几条街道，几乎家家户户贴的都是杨娘家的吊钱儿。她家的吊钱儿最大的特点，之所以看着精致，是因为边边角角乃至每个细微的地方都一丝不苟，没有一点毛刺，用行话说也就是没有“嗤模糊”。所以，一个春节下来，她家总能有一笔比较可观的收入。

但问题来了：如果我们这一带的街上家家贴的都是她家的吊钱儿，即使每家有两个窗户一扇门，最少也要用6个，这样算下来就已是相当的数量，而杨娘的家里再怎么说也是手工作业，产能有限，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呢？当时他家的三儿子是我的同学，一次去他家玩，无意中看到，才终于明白了。原来他家的吊钱儿不是剪的，是用刻刀刻的，而且并非出自杨娘之手，是她的大儿子刻的。这大儿子叫大牛，当时20多岁，好像身体不太好，一直待在家里。他是用一把细长的刻刀，把这些吊钱儿一刀一刀刻出来的。我至今想不明白，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刻刀，看着好像并不锋利，但几十张红纸摞在一起，看上去将近一寸厚，竟然就可以轻松地刻下去。难怪他家的吊

世相



「骑着门坎儿」说手艺

王松



钱儿如此精致，而且没有一丝一毫的“嗤模糊”。

现在每到过年，天津人仍然贴吊钱儿，但再也见不到大牛刻的这种精致的吊钱儿了。

由此可见，这种真正叫“绝”的手艺，当年也是生活所迫，被逼出来的。天津有一位唱鼓曲的老艺术家，一次回忆起当年的事，曾说，她小时候学艺不用打，六七岁时，家里来了父亲的朋友，把她叫到跟前说，来宝贝儿，师大爷教你一段儿。当时别管多大的段儿，只要听一遍就会了，为什么，就一个字儿，饿。这段儿学会了，明天上台一唱，就有饭吃了。

当然，天津当年的很多手艺，之所以出自市井，也是与人们的生活条件和习惯有关。譬如，再早的人们都用木制的容器盛水。于是，也就有了另一种专门的手艺，叫“箍筒”的。所谓筒，老天津人叫水筒，即木制的水桶。不过说是箍筒的，其实夏天洗澡的大木盆和夜里起夜的小木桶一类的容器也能箍。这一类容器大同小异，都是用一条一条的木板立着拼起来的，外面打上两道箍，也叫“药子”，大的水筒一般要打三道药子。这种木制的容器最怕干燥，要一直用，不用的时候也需要水泡着，否则一干一裂就散了。还有的，用的时间长了，外面的药子糟了，一烂一断也会散。箍筒的手艺人，就是可以把这个容器再重新箍起来的人。

这门手艺看着很简单，把这些散落的木板先在地上按顺序排好，再一块一块立到事先做好的药子里，从上面把底板放下去，这样就成形了；然后扣过来，把另外的药子也勒上，用冲子砸紧，一个木筒或木盆小桶就箍起来了。这样说着简单，其实箍匠跟箍匠也不一样，别说外行，就是街上的老太太也能看出来。当年由于家家用的是这种木制的容器，尤其到夏天，箍匠的生意也就很好。那时他们推着自行车走在街上，后架上一边挂着一个椭圆形的大木桶，一个桶里装着工具，另一个桶里是箍筒用的药子。吆喝起来也很好听：“箍筒——哦！箍筒——哦！”

最后的这个“哦”不仅短促有力，落腔儿时还要往上挑一下。后来我才懂，这样吆喝，声音能打远儿。那时都是平房，坐在屋里，一听就知道是箍筒的来了。

我当时来我们这条街的，有两个箍匠。如果只一个，是什么手艺也就只能是什么手艺，但两个一比，高下就分出来了。一个吆喝是粗嗓门儿，另一个是公鸭嗓儿。公鸭嗓儿的这个箍匠用的是铁药子，而粗嗓门儿用的是竹药子。如果只从材质的硬度看，外行会觉得，铁的当然比竹子的更结实，竹子毕竟跟木头差不多，用不了多长时间用水一沤一槽，也就烂了。其实不是这么回事。用铁药子箍的水筒或大盆小桶看着很结实，但并不耐用。这些容器毕竟是用来盛水的，而铁最怕水，过不了多久，铁药子就会生锈，一锈一断也就又散了。相比之下，反倒是竹药子用的时间更长。而且这粗嗓门儿的箍匠看着五大三粗，不光活儿好，也很细。他做这竹药子是先用刀把竹片破成一根一根筷子粗细的竹篾，然后再像女人梳头编辫子一样拧成花儿，编成药子。而且细看，他编的这竹药子也很讲究，一边是圆的，另一边是平的，用的时候平面冲里，圆面冲外，这一来不仅美观，也像是长在了木桶上。人们很快发现，这竹药子箍用的时

间长久，也更结实。再后来，街上的女人们也就有了口碑，把这铁药子箍匠叫“铁的”，那个竹药子箍匠就叫“竹子的”。箍匠再来了，彼此先问，来的是竹子的还是铁的，如果是铁的，也就没人出来了。这铁的箍匠来了总没生意，后来就不来了。据说最后一次来时，他歪嘴笑着对街上的一个女人说，我箍结实了不行，也行，可箍一个水筒能让你用一辈子，我就得饿死了。

但如果细想，这话也分怎么说。他这么干，也不是不会饿死。

后来，街上一个懂行的人一说，人们才明白，其实竹药子跟铁药子比起来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，无论水筒还是大盆小桶，因为是木头的，用水泡的时间长了就会胀，铁药子一胀就绷断了，而竹药子不怕，木头胀，它也会随着胀，这样越胀越紧，也就越结实。

这样的话，这个竹子的箍匠却从来没有说过。

细细想来，在这个竹药子箍匠的身上，也能看出天津手艺人的另一种性格。说性格好像还不准确，职业道德也好，操守也罢，总之，在追求自己的“活儿好、活儿细”的同时，并不诋毁同行。天津的手艺人都明白一件事，既然大家都是凭手艺吃饭，也就只用手艺说话。换句话说，街上的老人谁都不傻，诋毁同行不光没用，也让人瞧不起，明眼人自然一目了然，反倒显得不光心胸狭窄，也对自己的“活儿”心里没底。既然是手艺人，只要把手艺摆出去，好与不好，细与不细，自有公论。当然，这不光是操守了，正所谓“艺高人自重”。

我曾跟一位老相声艺人聊天，说起当年天津“三不管儿”练玩艺儿的。他说，其实都是手艺，即使歪门邪道儿，也是歪门邪道儿的手艺。在那样的地方就是凭手艺吃饭，手艺硬的能吃肉，软的别说吃肉，连汤也喝不上，再软的就得挨饿，如果还软，挨打的也有。

可见，天津就是这么个地界儿。真正凭手艺吃饭的，不分高低贵贱，都有一种属于自己这一行的职业自豪感，哪怕是剃头修脚的、刨鸡毛掸子吹糠人儿“蘸糖推儿”的，只要干了这一行，精益求精，这是饭碗，不能也不敢马虎。用天津话说，你真“糊弄局”，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。

当然，只要自己的手艺好，摆得出去，明眼人都能看出来。

天津当年还有一种手艺人，叫锔匠。

那时因为经济条件所限，人们在生活中用的一些易碎的容器，小到吃饭的碗碟、和面的瓷盆瓦盆，大到水缸咸菜坛子，一旦摔了破了也舍不得扔。于是有一种职业，就是所谓的“锔盆锔碗锔大缸”，也叫锔匠。这种职业很常见，在我国的大江南北哪儿都有。



他姓陈，是个锔匠，但不接一般的瓷器活儿，只锔紫砂泥壶。显然，如果这样，至少说明两点，其一，他的定位敢这样小众，应该不是一般的手艺。天津人虽也爱喝茶，但习惯喝茉莉花茶。喝这种茶一般不用紫砂泥壶，而是用很大的瓷茶壶，有的人为保温，还特意在外面套一个草编的“茶壶套”，喝的时候得用大把儿的搪瓷缸子，不是慢啜细品，而是痛饮，这才酣畅。紫砂泥壶也有，但用的人很少。其二，他敢以如此小众的职业为生，价格肯定不菲，也就说明对自己的手艺不是一般的自信。

这一来，就引起了我的兴趣。

后来，机会终于来了。这年夏天出奇热，当时空调还很少见，普通家庭能有一台小电扇就很奢侈了。一天，我发现这陈师傅家的门忽然敞开了。这个下午，他送一个人出来，大概是来找他修紫砂泥壶的朋友，一边朝外走着随口说，这几天电扇坏了，太热了，坐着都出汗，没法儿动转，你先别急，得等等，哪天凉快了再干这活儿。当时我在旁边听了，心里一动。等他回来，就主动对他说，我可以帮他看一看这台电扇，也许能修。

这陈师傅的眼睛本来很小，这时一听，立刻睁大了。我当时只有十几岁，显然，他不太相信。

他当然不知道，我这时虽还在上中学，但经常玩半导体和电子管收音机，不仅会修，也能组装，对一些电器早就烂熟于心。平时家里亲友的各种电器坏了，都搬来让我给修。

当然，我这也是“手艺”。

我又笑笑说，都是邻居，不叫事儿，再说也不敢保证一定能修好。

他这才连连点头，向我道谢。

电扇坏了只有两种可能，一是电源线松了，再有就是电机烧了。当然，电机一烧就麻烦了。我这次很幸运。陈师傅的这台电扇电机没问题，拆开一看，只是里边的电源线脱落了，所以几下就修好了。这以后，我跟他成了朋友，平时经常过来看他锔紫砂泥壶。

我这时才知道，什么是真正的锔匠高手。这陈师傅的工具果然比一般的锔匠更讲究，用的手钻是两根很精致的花梨木棍，拴的也是细牛筋，拉动起来会有一种锋利的嘎嘎声。紫砂泥壶有个特点，因为质地相对疏松，硬度也就不高，所以不像密度很大的瓷器摔得很碎。但这样的锔修，对工艺的要求反而更高，也更讲究。陈师傅并不用普通的铅丝做锔子，而是用一种特殊的铜丝，先在火上烧一下，再迅速放到水里一蘸，这样淬过之后就变成了暗红色。他做的锔子也很精致，要用锉刀把边缘锉平滑，还要用砂纸细细打磨，最后钉到泥壶上，位置和摆布也相当考究。看上去就不再是锔子，更像几片浸泡开的龙井茶叶贴在泥壶上。

一天晚上，我又过来。陈师傅好像心情很好，刚喝了酒，有些微醺。他告诉我，他当年干这行时只有十几岁，第一把壶就锔坏了，被师父用锤子在头上使劲敲了一下。当时也是敲得太狠了，已经过去快40年，师父早已过身，现在一天还疼。不过，也就是这个疼，能受用一辈子。这些年，一摸脑袋，他就想起师父说过的话，手艺手艺，手是手，艺是艺，先得说是人手，人手才能做出人的艺。陈师傅笑笑，又说，这话值金子，现在算起来，经手的紫砂泥壶已经不计其数，多蹊跷的物件儿都见过了，再回想师父当年这话，才真正明白：这人手是长在人身上，手连着心，是人手，也是人心，有了人心，才能有真正的手艺。

我当时听了，仔细看了看他这双手。

这是一双真正的手艺人手，看上去很粗糙。很难让人相信，一双这样的糙手竟然能有如此精湛的技艺。这个晚上，他说起自己手艺的独到之处有些自得，用天津话说，也就是有点儿显摆。他告诉我，锔紫砂泥壶真正看手艺的，还不是怎么锔，而是怎么拼。锔容易，拼就难了。后来我才明白他这话的意思。泥壶跟瓷器不一样，再精细的古董，锔上也就锔上了，只要看着没毛病，也得摆着。但紫砂泥壶不行，还得喝茶，一样的锔上了，看着好像也严丝合缝儿，但一喝茶就看出来了，手艺稍差一点儿的，一倒上茶就漏，所以这“拼”最看手艺。真正的好手艺，讲的是裂缝虽还清晰可见，但用起来已经天衣无缝。

这个晚上，陈师傅自豪地对我说，就因为他这绝活儿，有的人故意把自己好好儿的紫砂泥壶敲破，拿给他锔，就为他的手艺。外面有内行人说，这紫砂泥壶只要经了他的手，再打上他的锔子，价值反而比原来更高。当然，他又一笑说，有句老话，“学会文武艺，货卖与识家”。干这行虽然是凭手艺吃饭，也得分人，真懂行的，能看出好儿的，不敢说钱不钱的无所谓，至多钱多钱少，都能担待；可不懂装懂的就另说了，给多少钱，不伺候。

今天想想他这话，应该也是天津手艺人的一种性格。

天津人性子冲，喝海河水长大的，都有脾气。但这脾气也分怎么说。虽然俗话说“钱是人的胆”，其实手艺更是。手艺就是手艺人的胆，自己手艺不好，还“绝”，说话心里才有根；有根，才有底气。正所谓艺高，胆才大。

老天津卫有句话，“是龙就有性”，这话搁在天津手艺人的身上，最合适。

